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汉语文化

李开 著



【wēn】



南京大学

汉语文化

李开 著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文化 / 李开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4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ISBN 978-7-305-18410-9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223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书 名 汉语文化

著 者 李 开

责任编辑 胡 豪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45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8410-9

定 价 2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汉语文化

目录

一	绪论：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汉语汉字文化	1
	（一）文化和中华传统的「文」「化」「文化」	1
	（二）从语言文化到汉语汉字文化	5
二	汉语词汇学	11
	（一）词的性质、类型	11
	（二）词义和概念	17
	（三）多义词的义项	23
	（四）同义词和反义词	28
	（五）成语	31
三	汉语语法学	36
	（一）汉语词类划分一百多年	36
	（二）文法、语法、文气	40
	（三）修辞、语法、修辞语法	42
四	古代语文经典《尔雅》	48
	（一）《尔雅》释「诂、言、训」	49

		五	
		(一)《尔雅》释「亲」	54
		(三)《尔雅》释「宫、器、乐」	56
		(四)《尔雅》释「天、地、丘、山、水」	59
		(五)《尔雅》释「草、木」	62
		(六)《尔雅》释「虫、鱼、鸟、兽、畜」	63
		古代文字学经典《说文解字》	68
		(一)《说文》中的经学	69
		(二)《说文》中的哲学	71
		(三)《说文》中的语言哲学	75
		(四)《说文》中的汉字部首和「六书」	81
		(五)《说文》中的文字孳乳和变易	86
		(六)《说文》中的玉器	90
		(七)《说文》中的乐器和音乐文化	97
		(八)《说文》中的中医、中药	104
		汉语中的数字	111
		(一)数字溯源、「河图」「洛书」、九宫格	111
		(二)数目字的产生	116
		(三)数字崇拜	122
		(四)术数、方向、颜色与清代八旗	128

(五) 数字「八」「四」「六」「七」和俗文化

七 对联及其汉语汉字的妙用 136

(一) 楹联、门联、对联 136

(二) 对联的内容分类 138

(三) 汉语字词在对联中的妙用 148

主要参考书目 164

插图目录 166

一 绪论：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汉语汉字文化

（一）文化和中华传统的“文”“化”“文化”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文化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化”一词成了学术界的最常用词。其中的原因，从国内来说，从 1981 年起，国家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文化领域本来就是国际交往的热土，既要开放，文化交流就自然是热点。“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无不有“文化”之义。从国际来说，冷战^①结束后，进入文化大战的年代。国际社会围绕文化主权问题展开“争战”，它反映和体现的不仅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较量，更是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权力、文化意识、文化道路、文化发展前景的较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和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渗透到方方面面。亨廷顿说：“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但他又说：“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 State 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我国政界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亨廷顿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和中国文化，着实令人讨厌，但他把文化热与冷战的结束联系在一起，则是确实的。

在“文化热”中，冷静者都希望“文化”有个定义，即回答一下“什么是文化”。有人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已有一百六七十之多，似乎再加一个也嫌多了。在诸多定义中，英国文化学家泰勒 1871 年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的定义备受关注：

^① 冷战从 1947 年 3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联合西欧各国共同对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到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为止。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这是一个全称判断的定义。后来美国哲人比尔斯父子在《文化人类学》(1993年)中下了一个说明性的定义:

文化概念是19世纪、20世纪的一大科学发现,其内容是,人类的行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种类动物的行为,是因为它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

从人类学走向语言学的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他的名著《语言论》中讲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并随之给文化下了定义^①:

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

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

中国文化的经验论传统本来就不习惯于在“定义=种差+类”的范式个回答“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再说,先秦并没有判断词“是”^②,只有判断句式“……者,……也”等类。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看,判断句式固然反映古人的判断性思维方式,但其语言表达式所反映的内容则可能是描写的、叙述式的。“董狐,古之良史也”“南冥者,天池也”“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等判断句不完

① [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5年2月北京重排第2版,第4、186页。

② 根据洪诚先生的研究,判断词“是”产生在西汉前期,如《史记·豫让传》:“此必是豫让也。”参见《洪诚文集》,载《维诵庐论文集》第2、5、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全是对某种需要说明的对象下定义的，倒是陈述、描写、交代、叙事性的。中国人喜欢回答“怎么样才是”“怎样是”之类的问题。它也是定义，是着重从外延入手的描写性说法，与从内涵入手，回答“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全称判断定义有别。下面是古人对“文”“化”“文化”做出的描写：



图1 殷墟出土武丁时期牛胛骨卜辞拓本之一

“文”，甲骨文乙六八二〇反作, 像正面站立着的人，胸前刻画有交错的花纹。“文”，纹字，纹身之纹。东汉许慎《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说文》的文字背景是小篆，许慎本人没有见到过甲骨文，但他的解释基本上和甲骨文“文”字的本意保持一致，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在文化史上，这或许可以称之为隐性的文化传承。由甲骨文字形和《说文》的解释可知，“文化”之“文”的渊源，和带有宗教性质、用以自我保护的纹身有密切关系。

后来“文”的意义逐步发展，由纹身引申为文字。《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晋代杜预（杜甫的先祖）注：“文，字也。”

又引申为文书典籍。《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文书典籍当然应该包括文章在内，“文”又有了“文章”的意义。《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读 zhǔ）文，称于郡中。”说贾谊从小就很有能耐，会写文章。属文，指写文章。

“文”又指礼乐制度。《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集注：“道之显者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由朱熹的话，不仅知道“礼乐制度”是“文”，在更高一级的抽象意义上，“文”是“道之显者”。道，这里指儒家的思想、理念、学路，朱熹将“文”看作整个儒家学说的表现形态。

“文”还可以与其他概念或事物比较而获得意义。如：与“武”“武功”对应而有“文治”“文事”“文职”等义。《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又如与“孝、悌、信、仁”等道德行为比较而得义。《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艺文，技艺。

又如“文”与“质”“实”等内容相比较，而获得外在形态、形式方面的意义。《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文彩。质，质朴。野，粗陋。史，因史官叙事简明扼要，此处喻指雕琢。彬彬，均匀协调，恰到好处的话。又“理”与“文”对比，“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以理为实，以文为表。

由以上可知，中国古代“文”的含义极广。“文”所指的文书典籍、礼乐制度等，已是典型的文化内涵了。

再说“化”。《说文》“变”字写作“化”的右半𠂔，并说：“变也，从到人。”到，倒也。人倒过来，俗称“翻跟头”，意谓发生变化了。清代段玉裁《说文注》以“化”之右半边为“变化”，整个“化”字𠂔为教化。国学大师章太炎也说：“化为教行。”“文化”的“化”字，古书中从未见过写作“化”之右半边的，都是写作整个“化”字，可知“文化”之“化”，即教化、教行也。当然，又会有感化、化育、教育等义。不过，“化”之右半字后来不用了，“变化”“教化”一律写作整个“化”字。唐代李贺《荣华乐》：“当时飞去逐彩云，今日化作京华春。”这里的“化”字就是“变化”的意思。“化”字的教化、感化义最早出现在《尚书》中。《书·大诰》：“肆予大

化诱我友邦君。”意即所以我要花大力气教化劝导我们友邦的君主。

“文”和“化”同时出现，最早见于《易·贲卦·彖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化”字就是“化育”“教行”之义。

“文化”成为一个词，最早见于西汉末的经学家刘向《说苑·指武》：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里的“文化”就是教育的意思，教育后不改正再论罪，不要不教而诛。

对汉语来说，一个词的意义常常就是成词语素的加合，这是汉语构词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将“文”的意义、“化”的意义加合在一起，再参酌已经成词的“文化”的意义，把它们汇集在一起，可知古代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是指用文字典籍、礼乐制度、道德规范来感化人、教育人。如果把这一理解与泰勒、比尔斯父子的说法相比照，也说得上“九九归一”了。原因有二：一是古人的高明，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如此，亦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要不是梳理古人对“文”“化”“文化”的理解，怎么会获得与近现代学者庶几相同的关于“文化”的内涵呢？

（二）从语言文化到汉语汉字文化

有了对古代典籍中“文”“化”“文化”说法的了解，自然有助于我们把捉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源头，这又加深了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前面说到有关“文化”的定义再增加一个也嫌多了，但我仍要说一下“什么是文化”的问题。

文化是人类在物质领域、精神领域、语言世界领域自觉的主体实践创造的产物。这么说来，景泰蓝、青瓷是文化，人类的各种创造发明、学术著作是文化，各种语言文字，包括汉语汉字，更是文化。总之，文化不外乎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语言文化三大宗。三大宗的共同特点是“人类自觉的主体实践的创造物”。这一说法不能说大,它不是海阔天空。大自然、自然生长物不是文化,因为它不是“人类自觉的主体实践的创造物”。当然不能说小,物质世界、精神世界、语言世界的文化都包括进去了。但一说及“文化”二字,就必须把握住它的本质规定:“人类自觉的主体实践的创造物。”

关于语言世界,我们似乎不太熟悉。但实际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语言文字,因为习以为常了,就不去关心它,反思它。就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空气,一刻也离不开水,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根本不关心、不研究空气和水。直到快要危及人类生命了,才引起重视,才提出 pm2.5 检测标准。

语言世界不同于物质世界,也不同于主体世界,它是一个既有客观物质性,又有主体精神性的间性世界。德国著名存在主义思想家,西方后现代时期的学术大师,著名语言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Language: The last homestead of human beings)。这里的“last”还不是一般的存在,而是持续的、久远的存在。海德格尔(1889—1976 年)几乎把语言看作和空气、水一样重要的东西了。他还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在通向语言的途中》^①,意思是说,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都可看作“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借助语言这个工具来创造,最终以语言表达的成果为创造的目标,几乎把人类的一切创造都看作是语言的创造,大有以语言世界来取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势了。

近年来,在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说和“通向语言”说的影响下,或者说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发生的“语用学转向”说的推动下,西方学术研究少有不与语言研究方法挂钩的。语言问题成了西方 20 世纪以来人文科学关注的中心。生存论、知识论、方法论、文艺批评等,都试图落实到语言层面来解决。^②

① [德]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2009 年 7 月第 1 版。

② 参见马钦忠《语言的诗性智慧》,学林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7 页。

法国思想家福柯(1926—1984年)就是力图用语言研究来解决思想理论问题的代表,他的知识考古学和历史谱系学,是从语言学入手的,他将知识考古、历史谱系,与语言文字一一相关起来,以此途径来解构传统的“启蒙”思想的许多重要说法,最后通向对资本主义现实理性的否定,在新的思想构架下,“设法得出使我们所思、所说、所做都作为历史事件来得到陈述的那些话语”^①,到达新的批判性话语系统。

为了研究偌大的语言世界,语言学家们可谓动足了脑筋,最值得书写一笔的,就是瑞士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他在法国做研究时,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与言语相区分的问题。他说:“语言是一般的、形式化的,言语是个别的、实体化的存在,语言犹如下棋的棋盘,棋子的行走路线图;言语是棋子和它行走时的定格点。”作这种扰人的区分,其实也好懂。譬如我们要研究海水,只能把它抽象出来做形式化的总体研究,不可能一点一滴地做具体研究;要研究地球,只能把它看作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通过与其他行星的位置关系做比较来研究,而不能拿一个一个的土石方来研究。语言、言语的区分是19世纪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如果说,索绪尔的语言、言语区分说还是属于纯语言学的,那么海德格尔对“语言说话”和“人的说话”的区分有较强的文化性,是属于语言文化世界的。海德格尔的“语言说话”相当于索绪尔的“语言”,他从存在主义说语言是一种形式化普遍存在物的存在者自身(这句话就表明海氏把语言看作抽象的),是人类、人性的存在本体,“唯语言才能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无怪乎海氏要把语言说成人类“存在的家园”。语言是人的逻各斯,“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是“人有所运思地寻视于存在物”所能“立即遇到的”。语言是人对内在心灵运动和引导这种心灵运动的世界观表达。研究语言就是研究人类,研究人性。语言和使用语言的人是世界存在的本体,研究

^① 参见张一兵《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从不被统治到奴役的同谋——福柯〈什么是批判〉和〈何为启蒙〉解读》,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7期。

语言就是研究整个世界。人类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正是通向世界，通向人性，通向“诗意创造”的途中。而海德格尔的“人之说话”即人的日常言语表达，只能“把说话委之语言”，相当于索绪尔的“言语”。在海德格尔的眼中，语言世界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言语世界，而且是一个充满“诗意创造”的文化世界。

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类的家园”加“诗意创造”就是“诗意的栖居”，这就把语言世界的文化性质讲彻底了。

诗，当然是诗人、文学家、美学家的专利，既然语言世界本身就是充满诗性的，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当然对语言世界的诗性有特别的爱好和欣赏能力。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沿着语言的“诗性智慧”，或者说语言的“诗性哲学”开展了语言本身(语音、语法结构等)与美学之间的互动。他把自己的美学史著作起名为《作为表现的或一般语言学史的美学史》。他认为，美学史就是用美学观点对语言学史的体认过程，并认为这应当是美学史的自觉担当，无此即无美学和美学史。克罗齐在理论上完全把美学和语言学、美学史和语言学史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语言要素的具体解释中，克罗齐完全用美的眼睛去看待它们。例如，他说言语，那是人的内在的激情被激发成外显的行为；说语音，那是把内在激情和幻想组织起来，并加以严格限定，不使变成一时的疯狂和空想；说感叹句、疑问句，是情感的显现和扩张，“诗意创造”就需要它们；说文法，那是形式美，远高于逻辑，文法是人自身的内在整体性的语言形式化，也是语言形式美的呈现；说言语作品和民族语文，那是不可重复的，不可蹈袭的，是民族的艺术品；说语文表达，充满着艺术的流动性；说语音音位系统，它是个有内在规则的有机整体，这与诗歌的有机整体具有同一性。^①

有些语言学家，如索绪尔，把语言研究看作纯语言学的，但更多的语言学家不作“纯粹”观，却作文化观。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所著《语言论》多有语言文化的论述，是人所共知的事。例如他说：“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

^① 有关克罗齐语言美的概括，参见了马钦忠《语言的诗性智慧》，学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68页。

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词是“适应人的实际经验的单位、历史的单位、艺术的单位”，而句子是“经验的、艺术的心理对应物”。他还说：“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①法国堪称“纯”语言学家的房德里耶斯在《语言》一书中也描述过语言的诗性特征和文化性质：“人们不难理解要建立一种词的层次，用它们的诗歌价值来加以调整。”“实际上，逻辑上组织起来的语法语言是永远不能离开表情语言而独立存在的。”词的“意义的演变不只对心理学提供知识，对于各民族的社会状况也可以提供同样多的知识”。“共同语的形成，以及它们的发展和分裂都要受到语言以外的历史原因的制约，受到文化变迁的制约。”^②

如此看来，不仅哲学家、美学家把语言看作诗意创造，诗性智慧，做足了语言世界的文化文章，连语言学家也很乐意把他们自己的领地看作诗和美的。总之，语言本身就是文化，语言世界是文化世界。

由以上可知，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之外，还有一个不经意的偌大的语言世界的文化。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包括汉语汉字，构成了巨大无比的语言世界。语言文化、汉语文化，是隶属于语言世界的文化。这是汉语汉字文化的文化学定位和归属。那么，做这样的定位和归属有何价值呢？

首先，汉语汉字有了自己的文化谱系，它属于语言世界文化，不必再叩问它到底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你说它是物质文化，有马克思的话为证：“‘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你说它是精神文化，也有马克思的话为证：“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

① 见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2009年版，第29、202、206页。

② 见房德里耶斯《语言》，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2年版，第162、179、251、329页。

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确实,汉语汉字作为人类语言的一种,既有它的物质文化性质,也有它的精神文化性质,现在把它看作语言世界文化中的一种,更贴近汉语汉字的本真,更直接,更实际。

其次,把学科本体研究拓宽为学科文化研究。正如一部文学作品是精神文化,正可以从主体精神领域/文学领域进行本体研究,也可以加以发抒,从精神文化/文学文化进行文化学研究;以汉语词义为例,同理类推:汉语词义既可以从语言世界/汉语词义学对词义作本体研究,指明它的本义和引申义,也可以加以发抒,从语言文化/汉语词义文化加以研究,寻找它的历史文化质料因和现实文化质料因。

第三,正如精神本体/文学本体与精神文化/文学文化都统一在精神世界/文学世界中,即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统一在一起,汉语词义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统一在一起。不必以前者来排除后者,更不必用后者来消解前者。在更为广袤的文化视野内,甚至可以将词义本体研究、汉语词的本义、引申义研究都看作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为此,本书在任何一个汉语汉字文化用例的研究中,都不把它的本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排除在文化之外。

第四,正如克罗齐以美学的眼光来看待语言世界,海德格尔以哲学的眼光看待语言世界,都把语言看作“诗意创造”“诗性智慧”“诗性哲学”。语言世界、汉语汉字世界,也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一样,充满着美,需要我们用美的眼睛去发现它,以掘进总体文化的深邃性,开拓语言文化的广袤性。正因为如此,才有“看懂中国字,读懂中国心”之类丛书的编纂,它们是:《汉字中的符号之美》《汉字中的人文之美》《汉字中的礼仪之美》《汉字中的生活之美》《汉字中的自然之美》《汉字中的历法之美》《汉字中的建筑之美》等研究,总命题是“美不胜收的汉字世界”。^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4页。

② 王元鹿《美不胜收的汉字世界》,载《光明日报》2015年11月3日第11版“光明阅读/书林”。

二 汉语词汇学

从 1898 年《马氏文通》开始,汉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词汇学系统、语法学系统,逐步摆脱逐字逐句地训释的传统语文学的个别零星训释法,这是汉语研究史上的重大革新。到今天,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汉语的词汇研究系统、语法研究系统都比较完备了。汉语的文化研究,应该从这两个科学系统进入,不该只满足于某几个词语、几个句子的个别的经验解释所提供的文化素材,而应该寻求它们各自系统的文化性质。

(一) 词的性质、类型

从前只讲字,不从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文字出发讲词。《马氏文通》也只讲字:名字、动字,实字、虚字,等等。就是因为汉字作为记录工具适合汉语,汉语与汉字、记录与被记录、对象与工具之间天衣无缝,和谐相宜,弄得人们难分彼此,或认为不分反倒好,分了说不清,以致需要语言科学对那“不分”之说进行解蔽:汉语归汉语,汉字归汉字,研究对象归研究对象,记录对象的工具归记录对象的工具。以人类自己最清晰的思维将人类精神领域的某些极易相混不分的存在严格区分开来,这是现代科学文化的要求。词本位还是字本位问题,对西语来说是不会发生的,西语只有口语语词和记录下来的书面语词,没有口语语词和书面字之别,26 个字母必须连成词,表征才有意义。汉字可不一样,《说文》有 9593 字,唐代孙愐《唐韵》已达 45000 多,《广韵》有 26194 字,金代《五音集韵》53523 个字,《洪武正韵》以毛晃所定为准,有 12146 个字,《康熙字典》有 49030 个字,等等^①。这大量的汉字中,不少是单音节词。如《毛诗》就有 39124 字,《尚书》就有 25700 字,《周礼》45806 字,《礼记》99020 字,《周易》24207 字,《论语》12700 字,《孟子》34685 字,《孝经》1903 字,《左传》201350 字,以上“九经”合在一起有 484495 字^②。这近 50 万个字中,绝大

① 参见[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下册,第 384 页。

② 参见[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下册,第 207 页。一说《论语》有字 15918 个。